



古城旧事

自己动手做“木改”

彭庆东

记得刚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,也不知道是谁带的头,如同一阵风似的,班里有一大半的男孩子都在自己动手做“木改”。在老太原的方言里,用木头做的陀螺叫作“木改”。玩时,用绳鞭不停地抽打,使其沿地面一直平稳地旋转,这叫“打木改”。“打木改”是那个时代男孩子们最实惠的娱乐项目,能激起他们最大的兴趣。

那阵子孩子们手里头没钱,买不起陀螺,再说那个买的陀螺,机床车刀旋制的,洋玩意儿,中看不中抽,稍微用的劲儿大点,立马就翻跟头满地打滚。

做陀螺还真真是个技术活儿,先要找一小截圆柱体木头,用小刀把下半截一点点地削成圆锥形,还要保证不偏不斜,否则陀螺歪歪扭扭地倒转不起来;再在底锥尖上安一粒小钢珠,要牢固,否则一鞭子下去,陀螺往前奔,小钢珠早不知飞到哪儿去了,那可就在同学们面前丢人了。

我们一帮男孩子,跟电影里的搜索队似的,手里拿根旧钢锯条,到处搜寻可做陀螺的圆木棍子。树上的杈子、地上的锹把子、废旧的桌凳腿子,都是我们搜索的目标。记得有个愣头小子,把自家小院里的一根顶门杠锯掉一小截,被大人好一顿责骂后还挨了打。

陀螺用小刀子削成形了,要在底尖尖上安个小圆钢珠子。小钢珠子比较好找,只要到修自行车、平板车的摊子上去找,总能捡到。回家后把火炉柱子烧红,对准陀螺尖头烫出个不大不小的圆洞,再把钢珠子抹上面糊糊(相当于抹了一层胶水),塞进烫出的圆洞,一个陀螺就做成功了。为了美观,有的孩子还在陀螺上涂抹上自己喜欢的颜色。

最后再试一下陀螺的旋转。两个手指扭住陀螺上部,用力一转,不比卖的陀螺差到哪儿,大功告成。现在,就该出门与小伙伴们比赛了,大陀螺在同学们眼里是威风凛凛的,谁的大,谁就像个王者一样,特有面子。

“打木改”费绳,一根新棉线抽不了几下就断了,那阵子纳鞋底的棉线,大人们是舍不得让孩子们玩的。好在也难不住我们,在“搜索”中偶然发现废旧汽车轮胎上有一种尼龙线,外面裹有一层橡胶,很结实,拽不断,抽出来做绳鞭,打陀螺特别带劲。

自己做陀螺毕竟困难多,一个陀螺得做两三天,弄不好还会割破手,且不如买的美观标致,但我们玩起来却有一种满满的成就感,更主要的是它点燃了我们小小的创造力。

非常经历

捅马蜂窝

许海利

我和大壮、二刘是发小,从小就在一起玩,关系特别铁。那时年少懵懂的我们充满了冒险精神,经常会做一些莽撞的事,印象最深的就是捅马蜂窝。

一次,大壮跟着他妈上山摘酸枣,被马蜂蜇了,额头肿起一个枣子大的疙瘩,我和二刘发誓要给他报仇雪恨。在大壮引导下,我们拿着竹竿直奔“肇事”蜂巢而去。

“就是这儿,蜂巢就藏在这片酸枣树丛中!”心有余悸的大壮离着十几米远,就停住了脚步。

我们蹑手蹑脚地走过去,在一棵稍高的酸枣树上发现了目标,它有碗口大小,像个蘑菇一样挂在枝杈上,数百只金黄的马蜂正在蜂巢上爬进爬出,黑压压一片,很是吓人。刚才信誓旦旦的二刘此时胆怯了,他握竹竿的手不停地抖动着,额头直冒冷汗。这时大壮催促说:“犹豫啥,赶紧捅!”我用力攥住二刘的胳膊,对准蜂巢用力捅了下去。只听“哐”的一声,蜂巢应声落地,一群金色马蜂从地面腾空而起,伴着凶猛的嗡嗡声,冲我们追了过来。我们瞬间慌了神,二刘丢下竹竿拔腿就跑,大壮紧随其后,我也跟着跑,愤怒的马蜂如轰炸机群“嗡嗡”地紧追不舍,跑了好长一段距离才把马蜂甩掉,可我们无一幸免全被马蜂蜇伤。大壮两眼肿得如同小馒头,二刘唇部肿得像大猩猩的嘴,我额头上也鼓起两个大包,如针刺般疼。

回到家里,母亲得知事情原委把我臭骂一顿。当晚,蜇伤处火辣辣的,又胀又痛,还发起了高烧,母亲就用肥皂水反复清洗,又为我抹上万金油,才慢慢消了肿。从那以后,我看到马蜂就发憷,再也不敢轻易招惹它们了。

往事钩沉

在盐池勤工俭学

梁冬

上世纪60年代中期,我在运城机电学校上学,学校为了培养我们的劳动意识,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,同时为了减轻学生的家庭负担,挣钱补助生活费用,每年都要组织我们到离学校10公里的盐化五厂勤工俭学。

盐池在中条山下,有25公里长,我们劳动的盐化五厂在盐池的东边,是专门生产盐的厂。来到这里,眼前呈现的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,堆得像小山似的盐是白的,盐池里晒的盐是白的,夏季来到这里,展现在眼前的像是白雪茫茫的景色。百里长堤上已是莺歌燕鸣、蜂飞蝶舞的景象,树木挺立,万千花草争艳,一座横亘在盐湖南北两岸的大道,恰似盐湖上的细腰带,目之所及,块块盐田,各呈红黄绿白青蓝紫,真是美极了。

到盐池劳动,主要是拉土,修垫盐池塌损的堤坝和拉盐池产晒的盐。对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孩子,这些活算不了什么,与工人同吃同住也比较习

惯,不几天就与工人师傅混熟了。不过,拉土常常是一个班教师学生在一起。每天一起床,学生们有的拉着平车,有的扛着铁锹,向工地走去,中午吃饭在工地,一天只有一斤半的口粮,还分粗粮细粮比例。取土的地方离堤坝有一公里,每天要拉十几个来回,十七八岁的小伙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再加上重体力劳动,吃饭就成了大问题,我们常常被饥饿困扰。一次,我在拉土时一时饿得头昏眼花。这时,在我身后的一位工人师傅看到了,帮我推了一把,我感到车子轻了许多,回头一看,是工人师傅在帮我推车,让我心里激动了一阵子。吃饭时,那位工人看到我,来到我身边,把他刚从锅里舀的饭倒给我说:“年轻人正长身体,多吃点。”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,眼泪不由地流下来了。那时我想的最多,只有通过劳动才能体会到劳动人民的艰辛,增强同劳动人民的感情,因此毫无怨言。后来,校领导把学校后面场地

种的粮食磨成面,送到盐化五厂,解决了学生教员的吃饭问题。

在劳动中,教员和学生一样,一起拉车,一起挖土装车,盐池风大,太阳晒一天就把脸吹晒黑了。一位长得细皮嫩肉的女教员,在拉车时用纱巾把头、脸包得严严实实,同学们看到后,哈哈一笑。下午收工回来,女教员把头巾一解,自豪地说:“脸没晒黑吧,女同学应该向我学习。”在盐池劳动,白天劳动一天,晚上还要开会学习,进行总结评比,大家有一种荣誉感,都想当模范,想在第二天的板报上看到自己的名字。

盐池的勤工俭学使我认识了盐池,之后更加关注它。如今,盐湖经过“环境整治”“生态保护”“绿色发展”,今非昔比,已换了模样。“退盐还湖”以来,运城盐湖已成为白天鹅、火烈鸟等200多种野生鸟类栖息的家园,候鸟数量过万只。

乡土记忆

秋日拾柴去

刘瑜



柴米油盐酱醋茶,开门七件事,柴居首位,足见其重要性。而出生农村的我,对柴也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。

每年秋天,上山拾柴是件大事。少时,我曾随祖父祖母上山拾柴。

祖母往往带我去拾山上的枯叶,尤其是松树的落叶。祖母说,干燥的松叶一点就着,是最好的引火材料。那时,家门口对面山上栽着几行松树。每到深秋,松树脚下就铺满厚厚的松叶,还零零散散地躺着一些松果。我和祖母拿着小钉耙和麻袋,上山拾柴去。松树的叶子细细长长,好像野猪的鬃毛,难怪祖母管“拾松叶”叫“纳鬃毛”。将小耙子往地面蓬松的松叶层一勾,就能轻松把它们刮起。松果也是很好的柴,当然也要一并收入囊中。没过多久,麻袋就变得鼓鼓囊囊,像极了软绵绵的大枕头。我和祖母驮着这个“大枕头”,欢欢喜喜回家去。

如果将引火柴比喻成餐前甜点的话,那正餐必须是实打实的木柴了。我和祖父上山拾的就是木柴。木柴包括树枝和树根。秋天的山林总能找到一些干枯的树。对于枯萎的树枝,可以砍下当柴烧。

大多时候祖父都是去砍柴,而我最喜欢帮祖父找枯树了。找到合适的树木,祖父便将麻绳铺展在地上,用柴刀将枯萎的树枝砍下来,又将砍下的枝条劈成长度差不多的木柴,擦成堆,用麻绳环绕捆扎。选一根粗细相当的树枝,砍去侧枝,留下主干,插在两捆木柴中,就是一根挑柴的扁担。

祖父偶尔也去刨一个树根。刨树根是个力气活,树的根须像无数只小手紧紧抓住大地的泥土,想要将它们分开,实在不容易。祖父挥汗如雨地刨着树根,我便守在旁边静静观看,脑子里却天马行空地思索着这个树根像什么动物。随着祖父手中的锄头一次次扬起,又一次次落下,他慢慢陷入树根周围的土坑,树根也渐渐露出更多的面貌。过了不知多久,一个完整的树根终于被刨了出来。祖父一边扯着后脖颈上的毛巾擦汗,一边笑盈盈地说:“大年三十就烧这个树根,除夕的火烧得旺,来年日子也一定旺!”

如今再也无需拾柴,烧柴过冬,每当回忆袭过心头,我就仿佛还是当年那个小女孩,踏着秋风,欢欢喜喜跟在祖父祖母身后,上山拾柴去。

岁月留痕

集邮之趣

李汝骥

我是上世纪50年代在天津三中上初中时开始集邮的。那时我们班里有不少同学爱好集邮,受其影响,我也开始了最初的集邮。

那时没钱买集邮册,我就准备了一个大本子,里面贴上小相角放置邮票。邮票大部分是从信封上剪下来,先泡在清水里,然后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揭下来,压平、晾干,全是盖上邮戳的用过的旧邮票。当时最重要的是要有邮票的来源。我二哥在天津解放时就参军了,后转到长春军事干部学校,毕业后又分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给苏联专家当翻译,他一直给家写信,我自然就有了不少邮票。后来姐姐从天津卫校毕业后,支援西藏,到西藏日喀则人民医院当医生,也经常给家写信,我的邮票就更多了。最难得的是我叔叔当时在香港一家酱菜厂工作,常给家中来信,所以我就有了香港邮票。那时同学之间主要靠互相交换获得新邮票。我用香港邮票换了不少珍贵邮票。印象最深的是我得到了一张中央苏区“苏维埃邮政半分邮票”。后来我到太原工作后,我家搬家时把我的集邮本弄丢了,真令人惋惜!

在太原当了老师后,由于工作繁忙我无暇再集邮了。可是那份少年时代的集邮情结始终伴随着我。上世纪90年代我教高中文科班语文,布置假期作文时,突发奇想:写篇命题作文——《我最喜欢的一张邮票》。要求运用文章的多种表达方式:用记叙的方式写如何得到这张邮票,用说明的方式介绍说明这张邮票的构图布局,用议论、抒情的方式写出为什么喜欢这张邮票。还要求学生用稿纸抄写工整,并把邮票贴在作文本页上。想不到这次写作实践活动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。开学后我收到全班每个学生的作文和邮票,内容丰富多样,美不胜收,我让全班同学互相传阅。至今仍珍藏着,严格说来这不是什么集邮册,但确实是我的语文教学生涯中的精彩一笔,很值得回忆和保存。

退休以后我教过的这个文科班师生聚会时,同学们还津津乐道地谈起这件事,一些同学还说他们从此就爱上了集邮。班长代表同学们赠送我一本珍贵的集邮册,里面有成套的生肖邮票和各个时期的代表性邮品。现在我还不时地拿出来欣赏和品味,这给我的晚年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。

